

雨果奖 轨迹奖
提名作品

苍穹浩瀚^①

利维坦觉醒下

THE
EXPANSE

Leviathan Wakes

[美]詹姆斯·S. A. 科里 (James S. A. Corey) 著
吴奕俊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苍穹浩瀚^①

利维坦觉醒 下

THE
EXPANSE

Leviathan Wakes

[美]詹姆斯·S. A. 科里 著

James S. A. Corey

吴奕俊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Leviathan Wakes By James S. A. Corey
ISBN: 978-7-316-12908-4
Copyright © 2011 by Daniel Abraham and Ty Franck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 S.
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and
Shanghai Guo Yue Cultural and Creative Co., Lt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026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穹浩瀚. 1: 全2册, 利维坦觉醒/(美)科里(Corey, J. S. A.)著; 吴奕俊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Leviathan wakes

ISBN 978-7-302-39427-3

I. ①苍… II. ①科…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1486 号

责任编辑: 雒 华
封面设计: 肖安云@佳倍设计
责任校对: 刘玉霞
责任印制: 杨 艳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210mm 印 张: 17.125 字 数: 47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产品编号: 061386-01

第二十九章 霍顿

“我去。”霍顿说，停顿了一下，“他们把我们甩了。”

不。应该是她把他甩了。内奥米已经说了她会这样做，但直到面对这个现实时，霍顿才意识到，他当时并没有真的相信她会这么做。但现实证明了她说话算数——她曾经待过的地方空空如也。他的心脏狂跳，喉咙发紧，呼吸也急促起来。他的肚子很难受，这可能是因为他倍感绝望，也可能是因为辐射病让他的结肠开始分离脱落。他将在爱神星的廉价酒店外坐着死去，因为内奥米做了她说她会做的事，也是他自己曾命令她做的事。他内心的怨恨使他无法理性思考。

“我们死定了。”他说着，在种满了蕨类植物的花坛的边缘坐了下来。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米勒问，上下打量着走廊，手里摆弄着枪。

“不知道。”霍顿回答，指着在他的终端上闪烁的红色符号，“在我们开始真正感受到辐射病的煎熬之前，应该还有几个小时吧。我觉得是这样，但我不准。上帝啊，我希望谢德还在这里。”

“谢德？”

“那是我的一个朋友。”霍顿说，没打算详细说明，“医术很好。”

“给她打电话。”米勒说。

霍顿看了看自己的终端，又点了几次屏幕。

“仍然没有网络。”他说。

“好吧，”米勒说，“去你的船那儿，看看它是否仍然停在码头。”

“他们已经走了。内奥米要让船员活下去。她警告过我，但我——”

“不管怎样，我们先过去。”米勒说着跺了跺脚，目光一直盯着走廊。

“米勒。”霍顿说，然后停顿了一下。米勒显然很紧张，他已经开枪射杀了四个人。霍顿也开始越来越害怕这位前警察。好像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米勒走了过来，这个两米高的男人在他旁边坐下，显得还是比他高。米勒悲伤地笑了笑，眼睛里有种令人不安的温和。霍顿宁愿他目露凶光。

“我认为，我们不外乎三种结局。”米勒说，“第一，我们发现你的船还在码头，若我们得到所需要的药物，也许还有生存的机会；第二，我们去找那条船，但路上遇到一群犯罪集团的打手，在枪林弹雨中光荣地死去；第三，我们坐在这里，等着七窍流血而死。”

霍顿什么都没说，只是凝视着警察，然后皱起了眉头。

“比起最后一个，我更喜欢前两个结局。”米勒说，声音听起来像是在道歉。“你怎么想？”

霍顿忍不住大笑起来，但米勒看上去并不介意。

“那还用说吗？”霍顿说，“我先为自己默哀一分钟，然后咱们就去找那帮恶棍战个痛快。”

他觉得自己说的比他感觉上还要虚张声势些。但事实上，他并不想死。即使是在太空军服役时，他都觉得死在岗位上的想法是遥远且不真实的。他相信他的船永远都不会被摧毁，就算这种事真的发生了，他也会坐进逃生舱。缺了他的宇宙就不完整了。他冒过险，他亲眼看过其他人死去，甚至还有他爱的人，但是现在，他人生中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看着这个警察。他认识这个人不到一天，还不信任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他，但这是会跟他一起死的人。霍顿颤抖着站了起来，把

枪从腰带上拔出来。在恐慌和惊惧之下，深藏着一种平静的感觉。他希望这种感觉能一直持续下去。

“我跟你走。”霍顿说，“如果我们能活下来，别忘了提醒我给我的母亲们打个电话。”

赌场就像一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如果疏散人群的行动成功的话，就有可能有一百万人或是更多的人挤到空间站这三层来。一群穿着防暴服的壮汉从人群中穿过，告诉所有人要留在原地直到被带到辐射避难所，这让人群变得更加恐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小群市民被带走。知道他们将会去哪儿让霍顿胃中的灼烧感更强烈了。他想大喊那些警察是假的，他们正在杀人，但这里人这么多，如果在这样密闭的空间里发生暴乱，反而可能会引发大屠杀。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应该由他来点燃这把火。

但有别人这么做了。

霍顿听到越来越大的说话声、暴徒愤怒的抱怨声，然后是从扬声器里传来的戴着防暴头盔的人的声音，他在大喊着让人们回来。紧接着一声枪响，一阵短暂的寂静后便是枪炮齐鸣。人们在大声尖叫。霍顿和米勒周围的人群开始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涌去。一些人冲向传出冲突声音的地方，但更多的人迅速逃离了那个地方。霍顿被人群冲撞得摇摇晃晃，米勒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他衬衫，大声对霍顿喊着：“靠近点！”

大约往走廊里走十二米，在一家咖啡店齐腰高的黑色铁栅栏分隔开的座位区里，一名犯罪集团的暴徒被十几个公民包围起来。他连连后退，拿出枪，对着他们大喊，让他们走开。但那些市民还在继续前进，他们脸上有一种暴民施暴时疯狂的表情。

这名暴徒开了一枪，接着一个小小的身体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暴徒的脚边。霍顿无法分辨那是男孩还是女孩，但他肯定他的年龄没有超过十四岁。暴徒向前走了一步，看了看在他的脚下瘦小的孩子，然后又拿起枪指着那群人。

这实在太过分了。

霍顿顺着走廊向暴徒走去，把枪指着他们，大吼着让人们让出路来。霍顿走到距人群七米左右时，人群分开了，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开火。霍顿一半的子弹都打飞了，打到了咖啡店的柜台和墙壁上，其中一枪还把一堆陶瓷盘炸成了碎片，在空中到处乱飞。但是还是有几枪击中了那个暴徒，把他打得蹒跚着后退。

霍顿跳过齐腰高的金属栅栏，走到离假警察和受害者大约三米远的地方，开了最后一枪。滑套锁死，告诉他子弹已经打完了。

但暴徒并没有倒下。他直起了身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躯干部位，然后抬起头，将枪指向霍顿的脸。三颗子弹把他防暴服上沉重的胸甲打得稀烂。他心想，这下要在枪林弹雨中光荣牺牲了。

那个暴徒说：“愚蠢的混蛋——”，紧接着从他的后脑猛地喷出一团红色的血雾，他倒在了地上。

“脖子上的空隙，还记得吗？”米勒在他身后说道，“胸甲太厚了，手枪是打不穿的。”

霍顿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弯下腰大口喘气。他感觉喉咙里面涌出一股酸水，吞了两次才阻止了呕吐。他害怕那里面混杂着血和胃黏膜，他不需要看到那些东西。

“谢谢。”他喘着气，把头转向米勒。

米勒只是向他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走到暴徒的身边，用脚碰了他一下。霍顿站起来，看了看走廊四周，等那些黑社会执法者蜂拥而来摆平他们。但他一个人都没看到。他和米勒好像身处末日决战中，此刻正站在战场正中央一个平静的小岛上。他们周围的混乱持续升级。人群向每一个方向涌去，伪装的暴徒们用扩音器大喊，不断鸣枪，同时放出狠话。但他们总共也只有数百人，而这里有成千上万愤怒恐慌的平民。米勒对着混乱的人群打了个手势。

“现在就是这样了，”他说，“给一群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蠢货装备武器，他们就以为自己知道该做什么。”

霍顿蹲在那个倒下的孩子身边。那是一个男孩，大概十三岁左右，有着亚洲人的长相和黑色头发。他胸前有一个大伤口，血液正从里面慢慢地往下滴，而不是喷涌而出。霍顿没摸到他的脉搏，但还是把他抱了起来，四处看了看，想找个地方把他放下。

“他死了。”米勒说，换掉了刚才打光的弹匣。

“见鬼，我们还不知道。如果我们把他带上船，也许……”

米勒摇了摇头，看了看霍顿怀里的那个孩子，脸上显出一副伤心却又冷漠的表情。

“一颗大口径的子弹正中他的心脏。”米勒说，“他已经死了。”

“我去。”霍顿说。

“你老是这么说。”

走廊上方一个明亮的霓虹灯招牌闪烁着，引导人们离开赌场层，从斜坡下到码头。霓虹灯招牌上的文字是“感谢您来玩”，还有“您在爱神星将永远都是赢家”。霓虹灯下，两排全副武装、穿着战斗装甲的男人挡住了去路。他们可能已经放弃了将人群控制在赌场里的计划，但他们不会让任何人离开。

霍顿和米勒躲在一台翻倒的咖啡车后面，离那些守卫有一百米的距离。他们看到十几个人向警卫冲了过去，紧接着就被一阵机枪扫倒，倒在了之前冲上去的那些人身边。

“我数了下，有三十四个人。”米勒说，“你可以搞定几个？”

霍顿转过身，惊奇地望着他，但米勒的表情告诉他，这位前警察是在开玩笑。

“别开玩笑，说真的，我们要怎么过去？”霍顿说。

“有三十个拿着机枪的男人，他们能看得很清楚。更别说最后还有差不多二十米是没有地方躲的，”米勒说。“我们过不去。”

第三十章 米勒

米勒和霍顿席地而坐，背靠着一排无人玩耍的弹珠机，望着四周此起彼伏的厮杀，好似观看一场足球赛。米勒将帽子搁在膝盖上。弹珠机的屏幕里播放着吸引大家来玩的广告，米勒感受了背部传来的振动。灯光闪烁不停。身旁的霍顿像是刚赛跑完一样，大口地喘着气。在他们身后，爱神星赌场层宛如地狱，那场景如同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¹的画作一般。

暴乱的势头暂时减弱。男男女女集结成一个个小队，守卫大步穿行其间，对任何过于庞大或难以控制的人群施压，将其分散开。有什么东西着了火，燃烧速度极快，空气净化器无法及时排出熔化的塑料味。在旁遮普舞曲风格²的背景音乐中，混杂着哭泣、尖叫和绝望的哀号。有个蠢货对着一个假警察大喊——他是一名律师，正用摄录机录下这一切——这家伙麻烦大了。米勒看到一群人围上去，旁观这场对峙。身着防暴服的家伙听见律师的喊叫，点了点头，朝他膝盖骨就是一枪。人群散去，唯独留下一个女子，大概是律师的妻子或女友，俯在他身上尖

1 耶罗尼米斯·博斯(1450—1516)，荷兰画家，画作多描绘罪恶与人类道德的沉沦。

2 融合旁遮普鼓乐和现代西方乐器、节奏的流行音乐风格。

叫。在米勒的脑海深处，一切都在逐渐分崩离析。

他清晰地感觉到有两个自己。一个是他熟悉的自己，正盘算着逃出去后要做的事，思考着土卫九空间站、谷神星空间站、爱神星空间站和朱莉叶特·真央之间有何关联，应该如何破案。这个自己盯着人群，好像观察犯罪现场一样，等待能吸引他目光的细节和变化的出现。这个自己指引他走上正确的方向，揭露谜底。也正是这个目光短浅、愚蠢的他，认为自己一定会有以后，丝毫考虑不到他有可能断送性命。

另一个米勒却不一样。安静得多，或许有些悲戚，但很平和。多年前他曾读到一首诗，题为《已死之己》，他到现在才明白这题目的含义。他心里的一个结正在解开。谷神星、婚姻、事业、他自己——他一直都在努力将这四者维持在一起，但现在没有必要了。过去的一天里，他开枪射杀的人比他整个警察生涯杀的都多。他开始意识到，他其实早已爱上了他的调查对象，但却是在确认她已经死亡之后。他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穷尽一生竭力抑制的混乱如今就在眼前上演，其程度之烈、范围之广、力量之大，都超过他经历过的任何一次。他已无能为力。“已死之己”占据了他的躯体，内心的黑暗不费吹灰之力便滋长繁衍。这是一次解脱，一次放松，是多年憋气之后的一次长长的呼气。

他分崩离析了，但这也无妨，因为他就要死了。

“嘿！”霍顿说，米勒没料到他会这么大声。

“嗯？”

“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米斯科和马里斯科》？”

米勒锁眉思索。

“那个儿童节目？”他问道。

“就是五只恐龙和戴粉色大帽的坏蛋的那个。”说完，霍顿哼唱起一首调子欢快、跳跃的曲子。米勒闭上双眼，一同哼唱起来。这曲子本来是有歌词的，如今却只能哼唱出来，而且还不时跑调。

“想必看过。”唱罢，米勒说道。

“我超爱看那个节目。最后一次看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霍顿

说，“你竟然也记得，真是有意思。”

“是啊。”米勒说完，咳嗽起来。他别过头，吐了一口红色物体。“你感觉怎么样？”

“我还行——”霍顿说道，过了一会儿又说，“只要不站起来。”

“恶心作呕吗？”

“是，有点儿。”

“我也是。”

“这是为什么？”霍顿问，“我是说这该死的一切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问题问得挺好。在爱神星上制造大屠杀——在小行星带上的任何一个空间站制造大屠杀——相当简单易行。但凡学了一年轨道力学的人都做得到，只消以足够快的速度朝空间站抛出一颗体积足够大的岩石，就能把空间站砸个稀巴烂。原基公司大可以切断空气补给，或者往往空气中掺入毒气，而不是大费周章地搞什么紧急避难。这可不像杀人的节奏，更称不上种族灭绝。

摄像头、通信阵列天线、空气和水传感器……之所以把这些观察设备运来，只会出于两种原因：要么原基公司的那群杂种以看人死亡为乐，要么……

“他们不知道。”米勒开口。

“你说什么？”

他转头看着霍顿。现在占主导的是第一个米勒，是那个警探米勒，乐观主义者米勒，需要知道一切的米勒。他的“已死之身”没有反抗——它当然不会反抗，它从不反抗。米勒抬起一只手，仿佛在给菜鸟上课。

“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或者……至少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地方建得又不像酷刑室，一切都被监控着，对不对？又放了水和空气传感器，这地方就是个有盖培养皿。他们不知道杀死朱莉的那东西做了什么，所以要用这种方法找出来。”

霍顿皱起眉头。

“他们难道没有实验室？难道没有把那些狗屁东西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的地方？实验要是设计成这样，未免有点太乱了吧。”

“没准他们需要超大的样本。”米勒说，“或者这根本与人无关，也许是空间站的问题。”

“这是个令人开心的想法。”霍顿说道。

米勒脑海中浮现朱莉·真央的身影，她拂去眼前的一绺头发，眉头深锁，若有所思，饶有兴致，又忧心忡忡。所偶谜题背后都有答案，就像那些基本的轨道力学问题，表面上每一个运动似乎都是随机的，但背后都有规律的支配。朱莉对他微笑，一如往常，一如他想象中的往常。没有向死亡屈服的那个米勒还了她一个微笑。她随即消失了，他的思绪转回到弹珠机的响声，以及人群可怕的哀号。

另一群二十几人组成的小队，像橄榄球中后卫那样弓着腰，冲向守着通往港口的出口的雇佣兵，结果被雇佣兵扫射身亡。

“要是我们人手充足，”机关枪响声消失后，霍顿说道，“我们能成功的。他们没法把我们全部杀掉。”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安排这些暴徒来巡逻，”米勒说，“把暴乱的火苗掐灭，确保人们无法组织大规模进攻。”

“但假设是暴乱，我是说真正大规模的暴乱，就可以成功……”

“也许吧。”米勒表示赞同。他胸口突然咔嗒了一下，之前还没有这种感觉。他缓缓地长舒了一口气，再一次感觉到胸口咔嗒了一下，这感觉是从左肺深处传来的。

“至少内奥米逃出去了。”霍顿说。

“那还不错。”

“她很了不起。只要可以，她从不会让阿莫斯和亚历克斯以身涉险境。我是说，她很认真、专业、强壮，你知道吧？我的意思是说啊，她真的，真的……”

“也很漂亮。”米勒接话道，“动人的秀发、迷人的双眼。”

“不，我不是那意思。”霍顿说。

“你不觉得她是个美女吗？”

“她是我的副船长，”霍顿说，“她……你知道的……”

“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霍顿叹了口气。

“她逃走了，是不是？”霍顿询问道。

“基本上是是的。”

两人都沉默下来。之前被扫倒的那群“中后卫”中有一个咳嗽了几声，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退回赌场。他肋骨处中了弹，流出的鲜血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条轨迹。背景音乐换成了非洲流行乐，以米勒听不懂的语言低沉地唱着，有种靡靡之音的感觉。

“她会等我们的。”霍顿说，“你觉得她不会等我们？”

“基本上不可能。”米勒心中的另一个自己发话了，他并不太在意这话是真是假。久久沉思之后，他再次转过头看着霍顿，“嘿，你知道吧？我这会儿状态不太好。”

“了解。”

“那就行。”

地铁的封闭指示灯由橙色跳转为绿色。米勒来了兴致，往前挪了挪。他感觉后背有些黏腻，心想那八成只是汗水。其他人也留意到灯光颜色的变化。周围人群的注意力好似水槽中的水流转了向，不再关注阻拦他们去港口的雇佣兵，转而将目光投向车站的磨砂钢门。

大门开启，第一批丧尸出现了。男女都有，他们眼神呆滞、肌肉松弛，从开启的大门里蹒跚而出。在谷神星空间站培训时，米勒曾看过关于出血热的纪录片。他们和患出血热的人的动作是一样的，毫无意识，像是被什么驱动着一样。

“嘿，”米勒将手搭在霍顿肩上，“嘿，好戏要上演了。”

一位身穿急救服的老人走向这摇摇晃晃的队伍，张开双臂，以为仅凭意志力就能将面前的队伍集结起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一只丧尸眼

神空洞地看着他，吐出一摊棕色黏液。

“快看。”霍顿说。

“看见了。”

“不是，你看那儿！”

赌场层车站的封锁指示灯都变成了绿色，门打开了，人们纷纷冲向地铁，冲向看似缥缈虚无的生机，逃离行尸走肉。

“令人呕吐的丧尸。”米勒说。

“它们是从辐射避难所出来的。”霍顿说道，“这东西，这种生物……在辐射状态下生长得更快，对吧？所以那个女孩提醒我们不要开灯，还要穿上环境防护服。”

“那个女孩名叫朱莉。你说的没错。培养皿就是为了培养丧尸的，成果就在眼前。”米勒说道，叹了口气。他打算站起来。“好吧。看来，除了辐射中毒，我们又多了一种死法。”

“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东西泵入空气里？”霍顿问他。

“那东西厌氧，不记得了吗？”米勒说，“过多的氧气会把它杀死。”

那个身上溅满了呕吐物的急救人员仍像对待病人一样试着治疗那些跌跌撞撞的丧尸。人们身上、墙壁上，到处是棕色的黏稠物。地铁门再次开启，米勒看见六个人躲进了一节棕色的车厢。人群骚动起来，不知所措，群体心理濒临瓦解。

一个防暴警察跳出来，对着丧尸开枪扫射。子弹穿透丧尸的身体，两侧伤口溢出黑色的丝状物，丧尸纷纷倒地。米勒轻笑，自己也不知笑些什么。霍顿看着他。

“他们并不知情。”米勒说，“那些身穿防暴装备的家伙也逃不掉。他们同我们一样，只是绞肉机里的肉而已。”

霍顿轻轻应和了一声。米勒点点头，可他心底有点儿发毛。穿着盔甲、从谷神星来的暴徒们就要被牺牲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非死不可。他向前探出身子。

通往港口的拱道仍旧戒备森严。雇佣兵列队守卫，随时准备开火。

他们的军纪比之前大为好转。米勒看见列队后方一个士兵对着麦克风大喊。

他原以为希望已死，以为所有的机会已逝，结果它们就像打不死的小强，都起死回生了。

“站起来。”米勒说道。

“什么？”

“起来。他们要撤退了。”

“谁？”

米勒点点头。“他们知情。”他说，“你看他们，不害怕，不混乱。他们就等着这一刻。”

“所以你觉得，这意味着他们准备撤退？”

“他们不会久留的，起来。”

这命令似乎也是对米勒自己下的，他呻吟着吃力地站了起来，膝盖和脊椎生疼，肺部的咔嚓声加重了。肚子发出微弱、奇怪的响声，原因不明，让人担心。开始挪动后，他才发现自己伤得有多严重。虽然皮肤还没开始疼，但有种要疼起来的预感，就像重度烧伤后还未生出水泡时的感受。假如他能活下来，那会很疼的。

假如他活下来了，一切都不会好受。

已死之已拉扯着他。释放、解脱、安歇的感觉就像失去了某种珍贵的东西。尽管喋喋不休、不肯停歇、像机器似的脑子一直在转个不停，但米勒软弱的、伤痕累累的内心却迫使他停下来冷静冷静，让问题自行消失。

“我们要找什么？”霍顿站了起来，问道。他左眼血管受损，白色的巩膜变得鲜红。

我们要找什么，已死之已重复着。

“他们要撤退了。”米勒回答了霍顿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跟上去，保持在射程之外，这样他们走在最后的人就不会开枪打我们。”

“大家不都会这么做吗？我是说，他们一撤退，这里的人不都会往

港口走吗？”

“我想会的。”米勒说，“所以，我们要赶在人潮之前偷偷溜进去。瞧，那儿。”

那里没太大变化，雇佣兵只是改变了队形。米勒咳了几声，不承想竟疼得厉害。

我们要找什么，已死之己再次发问，声音愈发急切。答案？正义？还是再次被这个世界狠狠打击的机会？

雇佣兵队长向后随意跨了一步，便大步流星进了外面的走廊，消失在视野中。他刚才站立的地方坐着朱莉·真央，她目送他离去，随即望向米勒，挥手示意他前进。

“时机未到。”他说。

“要什么时候？”霍顿说，他的声音吓了米勒一跳，脑中朱莉的身影消逝，米勒被拉回现实世界。

“要来了。”米勒说。

他应该警告这家伙的。你们现在深陷困局，让你的伙伴知情是最起码的礼貌。米勒清了清嗓子，嗓子也有些疼。

“我可能会产生幻觉或者自杀。你可能不得不向我开枪。”

霍顿瞥了他一眼，弹珠机发出人造的尖笑声，屏幕里的光映在他俩身上蓝一块绿一块的。

“你说什么？”霍顿说。

“没什么。我只是冷静一下。”米勒说。

他们身后传来一位女士的尖叫声。米勒回头看，她正推开一只呕吐着的丧尸，滑腻腻的棕色黏液已然罩住了她。拱门里，雇佣兵悄无声息地后退，进入了走廊。

“上。”米勒说。

霍顿和他一起向拱门走去。米勒戴上了帽子。嘈杂的喊声、尖叫、重病者低沉浑浊的呻吟此起彼伏。空气净化器渐渐失效，一股浓重、刺鼻的臭味充斥着空气，像极了酸臭的牛肉汤。米勒感觉鞋里有颗石子，

但他确信，要是脱鞋去看，会有个红点，红点上的皮肤正在溃烂。

没人朝他们开枪，也没人叫他们停下。

到达拱门后，米勒带着霍顿靠在墙壁上，俯下身子朝走廊里张望。他们发现这宽敞的长廊空无一人。雇佣兵全部撤退了，只留下爱神星自生自灭。

他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生死就在这一搏。

“米勒？”

“嗯。”他应道，“看来有戏，趁别人还没想到，快走。”